綦走发现

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圆八)

本系列考证前三期文介绍,綦江区郭扶镇安平村木梯岩崖墓暂未列入文物名录,也未见前人研究成果。“綦走发现”志愿者们意识到,墓口上方石壁的高浮雕摩崖造像,对于研究渝南黔北地区汉晋文化具有特殊价值。为了尽可能准确识别画像题材,继4月12日初探后,团队又于4月23日再次来到崖墓,补充采集资料,争取破译这座崖墓承载的更多綦江文明密码。





▲郭扶镇安平村木梯岩崖墓的长生龟。通讯员 方兰 摄

◀4月23日,志愿者搭软梯再次采集木梯岩崖墓信息。通讯员 张喜莲 摄

相邻两处高浮雕

綦江地区的崖墓中,墓口上方石壁有高浮雕摩崖造像的遗存,目前仅在郭扶镇发现两处。除木梯岩崖墓外,另一处为本系列考证第三十三期至三十九期介绍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沙台崖墓。

两处崖墓相距约3.5公里,均在同一位置开凿高浮雕造像,且綦江及周边地区暂未发现其他同类崖墓。综合以上线索推断,二者可能是同期作品,代表着当时綦江地区石刻造像的较高发展水平。

沙台崖墓内留存有丰富的线刻柿蒂纹画像。据此推测,志愿者在上期辨析木梯岩崖墓疑似四瓣花图像时,最初推测它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灵”崇拜、用以镇妖辟邪的柿蒂纹前身。但摩崖浮雕造像与线刻画像创作意境方式有差异,加上风雨侵蚀,图像刻画细节已完全漫漶,若将该推测定为结论,尚缺乏足够说服力。

隐鸟于花镇四方

再换个思路:这朵花图像的“十”字轴并非横平竖直。横轴似鸟飞翔时舒展的双翅,呈八字形态;竖轴略带弯弧,似斜向翱翔的神鸟,契合汉代画像里常见的神鸟意象图。

若将“十字轴”看作鸟身与双翼的意象化表达,图像东北侧凸起的部分并非多余的装饰,而正是这只斜飞神鸟的凤首与冠羽。工匠没有将它刻成规整对称的花形,而是顺着石材肌理与升仙气韵流动,把原本象征镇佑四方的柿蒂纹,塑造为一只振翅斜飞的神鸟。

如此一来,原本承载“四灵”崇拜的肃穆意象,被这只动态的神鸟激活:带弧度的竖轴是它奋力向上的躯干,八字横轴是向两侧舒展张开的翼翅,东北侧凸起之处,便是它引颈回望、冠羽向后飘举的头部,尾羽也顺着下方花瓣的弧度自然收束。整朵“四瓣花”,就此从静态的四方护佑符号,转化为汉代先民寄托载魂升天愿景的灵物。

这种“以花隐鸟”的创作手法,将汉晋代追捧的升仙祈愿,蕴藏在广为流行的柿蒂纹母题之中。这一意象转换说明,当时綦江的工匠并非简单照搬中原范式,而是融合本土认知,在崖石上完成了富有巴蜀地域特色的丧葬美学创造。

第一抚琴左撇子

在组图的最左端、墓门框左上角,还有一幅浮雕人像,高10厘米、宽8厘米,风化残损严重,仅靠残存细节难以判定题材。但依稀可见其肩膀右高左低、头部明显右偏。

人像左手似自腰间回抚,右手自然垂于膝前,神态悠然。仔细观察,他虽与吹箫乐师一样呈跽坐姿态,却并不拘谨,双手似在把玩一件扁椭圆形器物,形象与汉墓常见的抚琴俑、抚琴画像高度相近。

清代江永撰《律吕新论》(四库全书本)卷下第4b页《论琴徽泛声应先天八卦横图》记载:“左手徽按弦,右手击弦”。这套古琴演奏的基本范式,自汉代至今两千余年,从未改变。因此现存出土实物里,琴身摆放大多呈现右高左低:高位一侧正对右手弹拨区,低位一侧正对左手按弦走音区,契合右手拨弦、左手按弦的传统礼乐规范。

而木梯岩崖墓这尊疑似乐师膝上的古琴,摆放却是左高右低,与汉代通行范式相悖。假设这位抚琴师为左撇子,琴身摆放是否会随之调转?

再看汉代古琴,为长条形全音箱构造,没有固定不变的“琴头琴尾绝对方位”约束。若琴师是左撇子,无需改动乐器结构,只需将琴身调整为左高右低,高位左侧正对左手,由左手完成更灵活的弹拨,低位右侧供右手按弦,完全契合左撇子的发力习惯,操作上没有任何障碍。

西南地区出土的众多汉代抚琴俑,不少呈现跽坐、盘坐的松弛演奏姿态。由此可见,远离宫廷的民间演奏氛围更为宽松,乐师群体多元,不排除存在左撇子职业琴师,为适配自身习惯调整琴身倾斜方向和角度。

不过,现已刊布的考古出土实物中,尚未见到明确左高右低摆琴的遗存。如果木梯岩崖墓的浮雕造像能够确认为抚琴师,或将是国内首见实例。由于图像特征不够明晰,志愿者们不敢妄下定论,有待专业研究者进一步考证辨析。

綦江第一长寿龟

组图的最右端、墓门框右上角,刻有一只肥硕的匍匐动物,尖头长尾,四足舒展,朝向画面正中央作爬行之态,造型夸张传神。志愿者依其形态,推断为“四灵”崇拜中的玄武之龟。这也是綦江汉晋崖墓画像里首次发现龟图像。

不过东汉以后,玄武的典型标识为龟蛇合体,且配置在特定方位。志愿者曾于2019年1月6日,在泸州神臂城下见到有“天下第一玄武”之称的圆雕石刻蛇盘龟。而木梯岩崖墓是相对独立的龟图像,这类形象在汉墓遗存中并不少见。

《四川文物》2006年第四期《宝兴硗碛旦地美地汉代砖室墓及硗丰崖墓发掘简报》记载:东汉光和六年(183年)东汉砖室墓M1有石雕龟形柱础,东汉晚期崖墓M1第5重门楣中央刻有一只龟图像。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刊发孙晨《海宁汉画像石墓蟠龙柱图像语言及源流考析》一文中指出:“柱础为龟形阴刻浮雕……其中西10号龟壳表面缠有蛇形纹样,似是龟蛇合体的形态……初步推测这里刻绘的应是玄武。”墓内“既有独立龟图像、又有龟蛇合体图像”,说明二者在东汉是并行的两套符号体系。

那汉晋时期这类非玄武的独立龟图像,究竟承载何种寓意呢?据已有研究,其核心象征有二:一是长寿,二是祭天地。《尔雅》载:“龟俯者灵,仰者谢。”即头部向下低垂的为灵龟,对应《周礼》中用于祭天、求灵的天龟;头部上昂者为谢龟,对应祭地、辨吉凶的地龟。

木梯岩崖墓的龟图像俯仰特征并不清晰,不宜直接认定为祭天地的神龟,更有可能是祈愿墓主永生的象征。

(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